

奥蒂莉娅之谜



奧蒂莉婭之謎



奥蒂莉娅之谜

〔罗〕乔治·格林奈斯库 著

毛春普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北京）

G. Calinescu
Enigma Otiliei

据 Editura Eminescu,
București, 1982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苏彦斌

奥蒂莉娅之谜

Aodiliya Zhi M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2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2 插页 2

198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0208·249

定价 3.65 元

1

一九〇九年七月初的一天夜晚，临近十点钟光景，一个约莫十八岁的青年人，穿着一身中学生制服，从圣使徒街来到安蒂摩大街。他手里提着一只不怎么象样的箱子，不算太大，但很沉重，因为他已经疲乏了，不时把箱子从一只手上换到另一只手上。街上黑洞洞的，空无一人。时令虽然是盛夏，但在下了几场雨之后，空气凉爽宜人，四周象树林似的沙沙作响。的确，人们的院子里，尤其是教堂的大院里都长满了权桠老树，那时候，整个首都仿佛就是一座广袤的村落。夜风以均匀的间歇节奏吹动着扶疏的枝叶，在夜色中形成一种看不见的喧闹场面，只是阵阵明灭的星光，才使这位夜行客意识到茂密的枝叶在天空摇曳。青年人沿着街墙小心翼翼地走着，只要路灯惨淡的光线照到的地方，他都聚精会神地研究一番门牌号码。他那套黑色制服象军装似的紧紧贴住腰身，那高高竖起的衣领和挺立的制服帽子赋予他一派大方的男性风度。然而，他那长长的脸盘却又带着稚气，帽檐下那几绺长发几乎使它具有一种女性的气质；但那橄榄色的面颊和希腊人似的鼻梁却又自然地改变了人们的最初的印象。他从街道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找寻着一

个门牌号码，那样子显然说明他不认得这人家的住处。街上空荡荡的，人们似乎已经进入梦乡，沿街人家的灯火，有的熄灭了，有的用磨砂玻璃灯罩罩了起来，以便挡住灯光散发的热气。在昏暗中，那街道显得怪模怪样。没有一所高大的房子，几乎每一处都是平房。但是，最出人意料建筑式样的变化（通常是意大利建筑师的作品）、与建筑物低矮形式极不协调的高大窗户、华丽得令人发笑的装饰线条、希腊式的三角楣和尖形拱（但都是用石灰和涂漆木料构筑的）的混合体、由于潮湿而剥落的灰泥以及因干燥而翘曲的木料，——所有这一切都使布加勒斯特这一条大街变得象漫画中的一条古意大利街道。离教堂不远的地方，在大街对过，有一所房子，窗户高高的，里面还亮着灯。房前停着一辆豪华的马车，车上套着两匹白马，车里面，一个胖乎乎的车夫裹着一件长长的带褶的天鹅绒外衣，手里握着缰绳，把头垂到胸前打着盹儿。青年人提着他那只象木桶似的沉甸甸的箱子来到那所房子前面，停住脚步，仔细地看了一下，然后把箱子放在地上。这是一座两层小楼，底层低矮，四方形的窗玻璃上，模仿大教堂的窗户样子，覆盖着一层半透明的纸；上边一层俯临大街，四扇窗户高得出奇，在每扇窗户的顶端都有一个哥特式的圆形花饰；窗户上方砌着古典风格的三角楣，每个三角楣由两个支架支撑着。房子正面，屋檐向外伸出好远，下面由一排支柱支着，一切都显得古色古香，不过，支柱、三角楣都漆成了咖啡色。墙面已有很多处裂纹和剥落破损。在墙壁与人行道的连接处，从缝隙中生

出了茂密的野草。一排又粗又高的铁栅栏已经生了一层锈，略微歪斜地立在那里。透过栅栏望去，右边是一个院落，在黑暗中隐约可以辨认出院子里的一株株树干和高大的树冠。这座院落究竟多大，暂时还无法估计，它给这位夜行客的印象是，仿佛这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森林。铁栅栏有一个大门，装着两扇门，现在这两扇门用一条铁链锁着，只有旁边的一扇小门开着，他稍稍考虑了一下，便提起箱子走了进去。他来到楼门口，心里迟疑了片刻，没有登上那两级石砌的台阶，而是向着院子的后面绕去，想看看在佣人房间里能不能找到什么人。他来到院子后面时发现，这房子的后部比其余部分要高，底层和上层有两条叠架起来的廊道，装着落地大玻璃窗。只有楼上还有一盏煤油灯亮着，别处则一片昏暗。青年人又回到楼门口，考虑着怎样能让主人知道自己的到来。但是近处看不到门铃，此刻如果用手指敲门显然是荒谬可笑的。楼门的形状如同一扇哥特式的大窗户，木质门板由于风吹日晒已经有些翘曲开裂，上面的咖啡色油漆也鼓起了小泡泡。这门由下面那两级早已踏磨得凹陷了的石阶几乎一直顶到房檐。门玻璃上没有一块帘布，由于常年不擦洗，上面布满了一层厚厚的尘土，雨水滴溅和蜗牛爬过的痕迹清晰可见。青年人无可奈何地按了一下那只松动的门柄，刚要推门的时候，使他大为惊讶的是那高大的门扇咯吱一声，几乎自动地打开了，那情景简直象门扇要倒下来砸在他身上似的，这使他不禁大吃一惊。他胆怯地站在那里，等着楼里有人听见声响后跑下来，可是过了

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青年人于是走了进去，当他试着想把那阴森可怖的门扇关好时，才意外地发现一只大概是拉铃的骨柄悬挂在门里边。可是他却没敢立刻拉响它，因为这间宏伟的门厅使他怔住了。这间门厅的高度相当可观，它占去了整整两层楼那么高的空间。一架两边各有一道边墙的木制楼梯形成了一个象金字塔似的斜面，在斜面的顶端，放着一座海尔梅斯^①石膏像，这像是按照古典模型制作的，形象相当优美，但像上的咖啡色涂料却令人生厌。海尔梅斯手里拿的不是天使杖，而是一盏煤油灯，那球形灯罩宛如一颗星星。但这盏灯并没有点燃，而另一只带水晶玻璃坠儿、高悬在天花板上的吊灯把门厅照得通明。在这里，用极不相称的材料来表现雄浑的古典风格的意图，简直会使美学鉴赏家望而却步。木楼梯的底端两边各由一个制作蹩脚的、模仿多纳泰罗^②式的橡木雕刻童像支撑着。为了使墙壁能与楼梯的古风美的意图相适应，本来应该用大理石或者起码用人造大理石来作饰面，然而，那上面却只用模板或用手粗糙地抹了一层灰泥，作了一些绘饰，用以模拟庞贝^③壁画；用喷洒红绿斑点的简单方法，来造成一种类似斑岩的饰面。透视和垂花饰体系并不是按照门厅的整体结构加以安排的，而是借助于绘饰的虚假光感被分割为两个部分，分别与楼的上下两层相配搭，这样，让人看起来产生

① 希腊神话中众神之一。

② 多纳泰罗(1386—1466)，意大利雕塑家。

③ 意大利古城，因附近火山爆发而湮没。

一种整个门厅的各个平面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别扭感觉。天花板则是模仿古代罗马人的居室格子顶棚绘饰的。这种装饰体系，加上墙壁上那一道道不规则的裂纹，使门厅显出一种破败荒凉的气氛。青年人最后拿定主意，拉了拉铃柄。接着，从楼上传来了几声刺耳的金属碰击声，在这个仿佛空阔无边、不怎么产生反响的地方回荡了一会儿。楼下这位陌生人痛苦地等了半天，才听见楼梯发出慢吞吞的、令人烦躁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仿佛一个庞然大物踏着笨重的步子走下楼来。当沉重的步履声停住时，青年人大为惊异，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身量细瘦而有点驼背的小个子老头儿。他的头顶光秃秃的，脸上差不多没生一根胡子，因此，脸盘儿显得方方的。他那两片嘴唇向外翻着，只能盖着那两只翘起的、象骨头碴儿似的门牙，由于抽烟过多两唇早已熏得焦黄了。这老头子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确切岁数却是无人知晓的。他微笑着，那两颗翘起的门牙露在外边，只是偶尔有一点淡淡的反光，那神态活象猫头鹰突然受到光线刺激似的。他用怀疑的目光端详着青年人，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您是考斯塔凯姑夫吗？”青年人鼓起勇气问，随后又怯生生地改换了问话，“请问，康斯坦丁·久吉维亚努先生住在这儿吗？”

老头儿眨了眨眼睛，仿佛没有听懂青年人的问话。他嘴唇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是费利克斯，”青年人接着说，显然对这种冷遇感到

惊讶，“他的内侄儿。”

老头儿对他的话依旧显出不耐烦的样子，眨了几下眼睛，嘟哝了一句什么，然后用异乎寻常的沙哑、几乎听不出的声音，带着一股烟草的气味，赶忙回答说：

“我不……不……不知道……，没……没有谁住在这儿，我不……不认识……”

青年人迷惘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希望对方能够意识到他刚才说的那些话不对。然而，那老头儿眨巴着眼睛看了他几眼之后，用一种如同下逐客令似的果断而冷漠的口吻，从嗓子眼儿深处说出一声：“再见，晚安！”然后就在楼梯发出令人胆寒的咯吱声中上楼去了。青年人不由自主地提起箱子，象喝醉了似的走出那哥特式大门，来到生了锈的铁门外边，从鼾声如雷的车夫面前经过，漫无目标地向前走

去。

如果人们知道这个中学生是谁，那么对他那种惊异的神态就会感到不足为奇了。他的名字叫费利克斯·希马，一个小时以前才从雅西^①来到布加勒斯特。他原来是雅西寄宿中学八年级的学生，毕业考试结束之后，便前来布加勒斯特找他的监护人考斯塔凯·久吉维亚努了。费利克斯在家时总爱习惯地称之为“叔叔”的这位久吉维亚努，跟他一年前去世的父亲是舅舅关系。费利克斯的父亲约瑟夫·希马生前是退役军医。他很久以前就没有什么亲人了，唯一

^① 罗马尼亚东北部的一个城市。

的姐妹就是费利克斯现在前来投奔的考斯塔凯·久吉维亚努的妻子，不过她也早就不在人世了。这位鳏居了差不多十年的医生大部分时间是让他的儿子呆在寄宿学校的。在长期病痛的折磨下，他也离开了人间。不过，由于儿子已经大了，而他的未来又有了一定的保证，所以他临终时心里还是没有什么牵挂的。除了一部分存款，医生还给费利克斯在勒普什尼亚努大街留下了一处虽然已是相当旧了但还算坚固而仍可出赁的房产。为了管理这些财产，他生前指定了同他是郎舅之亲的“考斯塔凯姑夫”为代管人。一年以来，久吉维亚努在跟学校打交道，交纳各种款项时，总是以监护人的身分代表费利克斯签字的；而费利克斯则不时将自己的情况写信禀告老人。然而，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并非始于托护一事，其实，“考斯塔凯姑夫”和“奥蒂莉娅表姐”——她一般被认作考斯塔凯的女儿——的名字在希马医生家里是经常提到的，而且还被认作是近亲的象征。费利克斯只是很多年以前，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见过考斯塔凯·久吉维亚努，也是那时候跟奥蒂莉娅认识的，那时，奥蒂莉娅还是个天真的小姑娘呢。然而，每逢年节和其它某些情况时，费利克斯总要写信给“考斯塔凯姑夫”，询问“奥蒂莉娅表姐”的情况，而奥蒂莉娅则要写信给“约瑟夫舅舅”，打听“费利克斯表弟”在干些什么。这位医生的年幼儿子和奥蒂莉娅就是这样正式地保持着亲密的通信关系。当然，有朝一日要是他们能够在一起相处，他们就一定会在口头上将通信中的这种亲热关系继续下去。这会儿费利克斯感到迷惘当

然是不难理解的。他知道的那个门牌号码是绝不会错的，“考斯塔凯姑夫”和“奥蒂莉娅表姐”就住在那所房子里。在跟奥蒂莉娅的通信过程中，他早已下定决心，一旦中学毕业就来布加勒斯特继续求学，住在安蒂摩大街那位姑夫兼监护人的家里。他在起程之前就及时来信禀报老人了，可是现在他竟然遭到了这样令人费解的冷遇。费利克斯仔细地检查着自己的记忆，看是否有什么疏漏，尽管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门牌号码没错儿。可是他还是从头又理了一遍记忆，考虑在姑夫的院子里是否可能有许多家住户。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久吉维亚努虽然拥有房产，但并不出租，即便刚才那位老人是他的房客，那他也应该知道房东是谁呀。与其说费利克斯这会儿考虑的是在什么地方过夜，倒不如说他在受着这件怪事的折磨。他思索着，不自觉地朝阿里奥诺亚大街的方向走去。这时，突然在他的脑海里清楚地浮现出一个人的形象。在一张不大的硬纸片上，有一幅名片大小的淡褐色照片，照片里的那个人头顶上几乎是光秃秃的，没有一根头发，眼球突出得十分厉害，两唇厚厚的，没有胡子，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黑毛儿。摆在他父亲写字台上的那张照片，不知什么缘故，在他的脑海里唤起过一个拐骗幼童的歹徒形象。他可以有把握地说，像片里的那个人就是考斯塔凯姑夫。从咯咯作响的楼梯上走下来的那个瘦小的人，虽然苍老得多，但他的神态却与照片中的那个“叔叔”简直一模一样。一股从未经受过的凉意掠过了费利克斯纯洁的心头，难道这位“叔叔”不欢迎他？可又是什么

缘故呢？当然是他没有把话讲清楚了。也可能是他的信还没有寄到，他们料想不到他会夜间这么晚才来吧。不管怎样，他还是非常明确地说了“我是费利克斯”的呀！他虽然疑虑重重，但还是下定决心转身走了回来。他迟疑了片刻，便跨步再度走进庭院，来到门厅，拉了一下那只该死的铃柄。紧接着，楼上传出一声象玻璃盘子掉在地板上摔碎时的声响。经过一阵令人难耐的等候，楼梯开始深沉地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那个下巴上不长胡子的老头儿又出现了，他的两只眼睛闪着诧异的光。

“怎么回事？”他低声问，仿佛没有看见那年轻人似的。

小伙子一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心口一个劲儿地怦怦直跳。他竭力想镇静下来，这时，一阵清脆的声音从楼上传了过来：

“爸爸，是费利克斯！”

费利克斯象面对晴朗的天空那样望着楼梯的尽头，在那尊染成咖啡色的海尔梅斯塑像旁边，看到了一位年轻姑娘伸过来的头部，她那美丽的髻发遮住长长的脖颈，披散在肩头。而老头儿呢，似乎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自然，对刚才的态度没作任何说明，只是无精打采地眨巴几下眼睛，仍然喷出一股烟草气味，用同样沙哑的声音对费利克斯·希马说：

“提起箱子，上楼来吧！”

他们两个人踏着咯吱咯吱作响的楼梯来到楼上一个象门厅的处所，青年人没有时间去仔细观察，只是觉得这里的

家具都是用暗褐色的布套罩起来的。姑娘体态苗条，穿着一件连衣裙，下摆宽大，但腰间却紧束着身子，两肩镶着齿状花边。她把一只娇嫩而裸露着的手臂大大方方地向他伸过来。费利克斯握着她那只手，一瞬间，他冲动得想去吻它；但姑娘没等他拿定主意就早把手抽了回去，然后把它伸到青年人的左臂下边挽着他。

“你来了我太高兴啦，太高兴啦！”她兴奋地说，“我就是奥蒂莉娅。”

她说完之后，觉得小伙子的反应并不怎么热情，便转过脸去望着他，问：

“你不舒服了？”

“没有！”费利克斯腼腆地回答，因为没有人过来接他手里的箱子，他觉得有些不大自在。

费利克斯由奥蒂莉娅陪着走在老人的前面，来到了一间高大的房间里，这儿烟雾腾腾，有如北海海面上的浓雾，一股股烟草气味刺人鼻息。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圆桌，桌上点着一盏带磨砂玻璃罩的大煤油灯，旁边坐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玩十五子棋。门打开时，他们怀着不同程度的好奇心，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那老头子走到他们身旁空着的那张椅子前坐了下来。奥蒂莉娅带着费利克斯径直来到桌旁，把他介绍给他们。

“这位是费利克斯。”她停在那个刚掷下骰子的男人面前说。

那男人立刻抬起头来，赶忙伸过一只手去。他约莫有

五十岁年纪，身量相当粗壮，但给人的印象并不过分。他两颊肌肉丰满、红润，象个商人。但他那细腻的皮肤和花白的英国式唇髭却又使他显得气度风雅。他头发稀疏，但从正中分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西服背心上挂了一条坠着精巧饰物的沉甸甸的金链，身上穿着上等毛料衣服，适度地洒了香水（但仍可嗅到一点儿烟草的气味），——这一切，即便是从近处看去，完全弥补了年事和体态上的不足。

“巴斯卡劳普，”他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那不寻常的教养。他握住青年人的手，不停地打量着他。但眼神里并没有显出过分的热情，甚至却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一丝儿讥诮的意味。他匆匆而有礼貌地说：

“那么你就是奥蒂莉娅小姐常跟我们提到的那位费利克斯喽！”

“他就是雅西市希马医生的孩子。”老人低声补充说，揉搓着双手，干巴巴地笑了一声。

“对！对！对！”巴斯卡劳普说，显出极力回忆着的样子，他说这话时满脸堆笑，镶得整整齐齐的假牙都露了出来，接着便轻轻地放开了这青年的手。

奥蒂莉娅引着费利克斯走到那个年龄较大的女人面前。这位太太的岁数与巴斯卡劳普相仿，满头黑发整齐地梳成日本女人的发式。她脸膛儿瘦削而苍白，两片薄薄的嘴唇给人以尖刻的**感觉，嘴唇上方伸着一只鹰钩鼻**，两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这表明她在迅速地衰老着**。她那两只眼睛向前突出着，**活象那个老头儿的眼睛**，她的长相也跟他

相似，连眨巴眼睛时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也跟他一模一样。她穿着一件带褶子边的黑色绸衬衣，领口用一根大骨针别着，腰里系着一条皮带，皮带上露出用一条精致表链系住的金表表袂。这位太太正同巴斯卡劳普玩棋，其他人则在一旁观看。这会儿她抬起头，从上到下打量着费利克斯，同时威严十足地伸出一只手来，让他亲吻。

“嗯！”她寻衅似地说，声音沙哑，但力度很强，“你已是大小子了！”

“他就要上大学啦，阿格拉伊。”老头儿无端地笑着解释说，声音还是那样低得让人生厌。

“是吗？！”这位太太冷冰冰地说，接着又同巴斯卡劳普玩起棋来。

“这是阿格拉伊姑姑，爸爸的妹妹。”奥蒂莉娅看到费利克斯有些摸不着头脑，便对他解释说。

“他哪里会认得我！”阿格拉伊说，“他妈去世的时候，他才这么一点儿呢。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看见过他。你还记得他吗，阿奥莉卡？”

这些几乎是他素不相识的人在谈起他的家庭时，那种随便的口气和那突如其来的“他妈”那样的称呼使他感到不好意思。他腼腆地望了一眼那个叫阿奥莉卡的姑娘。这姑娘约莫三十岁左右，两眼突出，象阿格拉伊似的，长脸，尖下巴，宽鬓角，梳着两条辫子。她正坐在桌旁，两只手托着脑袋观棋。费利克斯走过来时，她抬起头，用贪婪而好奇的目光盯住他，同时向他唇边伸过来一只手。

“这是阿奥莱莉娅^①表姐。”奥蒂莉娅介绍说。

费利克斯虽然觉得这些名字模模糊糊，似曾相识，但却记不起是否曾经见过他们。这会儿使他难耐的倒是那只怪模怪样的箱子。他把它递到左手之后，一直还没有机会把它放下来。奥蒂莉娅介绍完毕，便放下了费利克斯的胳膊，将身子依在巴斯卡劳普的椅子上看起棋来。

“这盘怎么样？”她问。

“糟透了，奥蒂莉娅小姐！”巴斯卡劳普回答着，殷勤地转过头来，面朝着坐椅的靠背。

这时只剩下费利克斯一个人呆在那里。为了摆脱这种难堪的处境，他向房间的后墙根走过去。在昏暗中，他隐约看到那边有一张红色长毛绒大沙发。这时他发现仍然没有人来过问他，便将手中的箱子放在地板上，然后坐在沙发里。突然，近旁一声咳嗽声把他吓了一跳。这会儿他才朦胧地看见不远的地方，一张小桌旁边，有一个人坐着。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脚上穿着绿色拖鞋，肩上披着一条长巾，两只手不停地在小桌上动来动去，聚精会神地做着什么。老人蓄着好久没有修剪过的唇髭和一小撮胡子。他抬起头来，用惨淡的目光看了一眼费利克斯，然后垂下头，望着桌面，一言不发。在逐渐适应了昏暗之后，费利克斯才出乎意料地看出来，这位披着长巾的老先生正忙着在一块绷在绷子上的薄纱绢上，用五颜六色的毛线刺绣着。

^① 阿奥莉卡的爱称。